

火
焰
的
人
生

序
辭

梁幹喬遺著

火焰的人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行

火焰的人生（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初版1—10,000）

著

者

梁

幹

喬

輯

閱

者

趙

龍

文

印

刷

者

中

華書局

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總

經售處

中

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經

售處

各

埠中

華書局



這一生爲三民主義奮鬥
對動員工作最有貢獻的

梁幹喬

遺筆之一

我們的時代是以火焰爲標誌的，戰鬪就是同時代人們生活的內容，愈勇敢作戰，生活的內容愈是充實，生命的風格愈是高尙而清亮，死是不足以及束縛我底生命之活躍的！

十載離鄉此日還，

江浮月色霧浮山；

家貧國破艱難甚，

心在忠臣孝子間。

孤苦力行豈偶然？

丹心夜夜照天邊！

睥睨勒馬思長策，

不爲功名不爲錢。

幹喬

在重轟炸機威脅下的南京

二六、八、二〇。

序

辭

火焰的人生

黯淡的黎明（代序）

趙龍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八日。

漫漫冬季的長夜，剛快過去，窗戶外面依然是陰沉沉地，朔風依然哀號，除了偶然聽見鷄啼一二聲外，整個西安城，沒有一點聲音！樓上孤燈一盞，一位滿身傷痕的志士，在昏厥以後，似乎迴光返照模樣，張開了眼睛。

『幹喬！幹喬！……』床沿上伏着啼泣的妻，驀然看見他張開了眼睛，連忙叫他。

『……………』由肺結核而喉頭結核的他，張口而不能成聲。

這時只有喘氣的份兒了！可是他掙扎着，他要等共同奮鬥的朋友來！他願意妻的頭髮、臉、手，接觸着他的手。他不信他會死；他始終相信他的願力會克服病魔的。

夜神漸漸走了，光明一點一點地展開了，他期待着的同志聞信遠道趕來了。「忍死須臾待杜根，」在迴光返照的時候，肝膽相照的朋友們陸續地來了！牀面前屹然站着的胡將軍，終於最後見到一面，默默地代表千萬同志的精誠，祝福他靈魂的安謐；身體魁偉的范參謀長，坐在床頭上，盡了他最後的

鄉誼；他的夫人拿了他的手伏在床沿上哭乾了眼淚，這一生爲三民主義奮鬥，對動員工作最有貢獻的梁幹喬，就這樣得到最後的安慰而與世長辭了！

靈車由同志們執紼，青年團員的會葬，把忠骸長埋在翠華山下一個公墓裏。翠華山自西南迤邐而來，公墓在這山脈支麓的一個高原上，青翠的松柏圍繞着墓前一條流水，終年波濤澎湃地，陪伴這寂寂的墳地。

『像梁幹喬這樣火焰一般的好漢，竟寂寂而去了嗎？』在墳前巡禮的同志們這樣憑吊着。

不會的！梁幹喬的肉體，像火焰的本身，終要熄滅的。可是，以他在世時的火焰，已經點燃了多少同志的內心，這一羣同志的火焰，永遠不會熄滅的！尤其是他所創造的動員理論和方法，經過長時期試驗成功了的，可作爲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一個最有效的具體方案，一定可以風行天下，使他成爲國民黨的史他哈諾夫的。

不錯，史他哈諾夫只增加了一點生產，便成爲勞動英雄，成爲萬萬千人們所膜拜的英雄！梁幹喬呢？他發明了一面抗戰，一面增加生產，一面改造社會的方案，却受到反對勢力的排斥，敵黨的揶揄，嘔血而死，好像絕不相同。可是死得這樣壯烈，淒慘，使萬千同志懷念他，繼他起來奮鬥，使這黯淡的黎明，成爲大放光明的前奏，那這一死的作用，與耶穌的十字架又有什麼兩樣？

火焰的人生目錄

序辭

黯淡的黎明(代序).....

趙龍文.....一

少年時代

大塘唇.....

三

鮑魚之肆.....

七

夜奔.....

八

淡水之戰.....

一〇

莫斯科.....

一二

亭子間.....

一五

壯年時代

激流.....

一七

炸彈洗禮.....

二三

解脫.....

三一

動員試驗

三四

鞠躬盡瘁

四五

遺墨

復劉君培初函手蹟

寄夫人劉曉濂綾摺手蹟

遺著 論文

論動員

五九

告警備班官兵書

七五

齊物論釋

八五

遺著 散文

自訟

一三

用才之道

一八

戰後問題

一九

論韓非子

二〇

論將才

二〇

論毛澤東	一二一
性格決定一切	一二二
晶亮人格	一二二
發現自己	一二三
午夜	一二四
持躬	一二五
儒家兵家法家一致處	一二五
心的修養	一二六
印證	一二七
政治家的襟懷	一二七
讀呂氏春秋	一二八
俗吏醜惡	一三〇
讀佛羅依德	一三〇
人事	一三三
與周天蓆書	一三四

詩三首

一四三

附錄

一個悲劇的產生

梁劉曉濂

一四五

少

年

時

代

大塘唇（註一）

太陽快下山了！門樓（註二）前面坐着補網的老漢，用手遮着太陽，向西南的大路上望，喃喃自語：

『昭桂（註三）這孩子，怎麼還沒有回來？』

『松口墟散了好久了！終是今天的魚沒賣完，你一定要今天補完這口網！』在門樓內切魚草的媽媽，更關心昭桂的遲歸。

『原是他一定要去的，他說爸爸老了，這賣魚的事，他也幹得了！再說，網補好了，明天打一天魚，後天趕溫家的喜事去。』

『你看左鄰那一家，昨天送孩子到東洋去念書了！真是的，人比人，氣死人！』

『你說昌裕家嗎？唉！人家也因為溫翰林有功名，自家雖有錢也打不贏官司，這才發了狠，叫孩子到東洋去呀！』

『牆根邊邊給人家挖了個洞，却拚命拿上千銀子打官司，打輸了，又拿上千銀子叫孩子上東洋，有錢人，總有辦法，像我們家，屋頂給人家踹個洞，也沒法！像昭桂這樣，文章老給老師拿去貼在牌子上，那個老師不說他聰明，學問好！現在好容易供到松口公學，畢了業，你又說要送到鹹魚店去學生意！』

『唉！這叫做由命不由人！』

老人家把漁網補好了，伸了一伸腰，又挑着一擔魚草，到村子北面自己租的大塘去餵魚去了，媽

媽看看老人家僵硬的背影，不由得掉下淚來，邊拭着眼淚邊走到廚房去。

這披屋向左歪着，常漏水的泥地上，薄薄長了一層青苔；把米甕揭開一看，只剩得一頓稀飯米了。門外瞥見了一條影子。

『媽！我回來了！』

媽媽連忙摸到門口，踏上一腳青苔，幾乎滑了一交！

『你回來這樣遲！』雖然埋怨着，却掩不住她的喜悅；昭桂一面把一袋米沉沉地往地上一放，一面揩着額角上的汗珠。

『今天的墟散得很早，魚却還沒有賣掉一半！』爸爸說要買一點米回來，這才把我急了，只好挑上魚送到南頭的鹹魚店去，表哥又不在家，夥計們看見我年輕，又是倒擔貨，只管殺價！一直等到表哥回來，才倒了擔，半賣半送的媽！這是五斗米，這是五塊大洋，表哥說：『不看你們明天沒有米，我還不買這倒擔貨呢！』你看氣不氣！』

媽媽絞了一把冷手巾，遞給他。

『揩揩汗！這也怪不得人家，夏天的倒擔貨人家最不稀罕，做買賣的怕不新鮮，醃不好。』

『這鹹魚店的一幫都討厭，怪聲怪氣的！』

『莫罵人！』爸爸說，書供不起了，要送你到表哥那裏去學生意去。』

『鹹魚店學生意去！我不去！他們那副怪樣子受不得！那種臭味聞不得！』

『你也長這麼大了！受不得也得受；聞不得也得聞。爸爸老了，做買賣掙錢多，總比打魚的有一頓沒一頓來得強！』媽媽想起那僵僵的影子來，又掉下淚了。

昭桂懷着一肚子悶氣，慢慢地走出了廚房，折到正房去。

『昭桂在家嗎！』

原來同學的來了。

『這樣黑，還沒有點燈？』

『燈移到灶間去了，良儒，坐下談談，要不然到灶間去。』

『不，這裏也好，我今天給你道喜。』

『什麼喜？』

『你昨天在松口公學畢業了，這暑假到廣州考大學去，我們還有二年呢？』

『不畢業也罷了！畢了業就要進鹹魚店去！』

『笑話！你太客氣了！上回借的三國演義看完了，我想向你借本古史看看。』

『有一部綱鑑易知錄在那簍子裏，你拿去。』

『怎麼你的書都放在簍子裏？』